

世界人·文学与
文化研究丛书

SHI JIE REN
WEN XUE YU
WEN HUA YAN JIU
CONG SHU

人·历史·家园：
文化批评三调

孟 悅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人·历史·家园： 文化批评三调

孟 悅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历史·家园:文化批评三调/孟悦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世界人·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ISBN 7-02-005238-X

I . 人… II . 孟… III . ①文化 - 评论 - 中国 -
近代 ②文化 - 评论 - 中国 - 现代 IV .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9790 号

责任编辑:王培元 装帧设计:柳 泉
责任校对:王鸿宝 责任印制:周小滨

人·历史·家园:文化批评三调

Ren Li Shi Jia Yuan Wen Hua Pi Ping San Diao
孟 悅 著

人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77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6.375 插页 2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02-005238-X

定价 29.00 元

作者简介

孟悦，文学评论者和文化、历史研究者，致力于叙述学、意识形态分析、科学文化史、文学和文化批评、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著有都市文化研究专著*Shanghai and Edges of Empire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女性文学研究著作《浮出历史地表》（与戴锦华合作），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历史与叙述》，以及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历史研究论文多篇。现任教于清华大学中文系、多伦多大学东亚系。

“世界人·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

王中忱 王培元 汪 晖 刘 禾
李 陀 孟 悅 罗 钢 格 非

人·历史·家园：文化批评三调

孟 悅 著

被翻译的现代性

——王国维《人间词话》再认识

罗 钢 著

重写现代性

刘 禾 孟 悅 王中忱 编

编者的话

“世界人”三个字借自鲁迅，以代指心灵、意识、人文层面上的世界主义。

1918年，鲁迅忽发奇想地生出了一份“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的“大恐惧”。他的恐惧显然不是来自中国在资本、商机、技术和信息上面临的危机，甚至也不是中国文化的“粹”与不“粹”。他所恐惧的，是国人因心灵的窄小、眼光的局限、创造力的平庸所带来的意识空间和人文精神上的狭隘猥琐。他的“世界”，显然也并非是仅有几个强权统治的地球，而是一个包容所有故乡与他乡、本地和异地、“我们”和“别样的我们”、“生活”与“别样的生活”的想像空间。20世纪以来，代复一代的有志者曾像鲁迅那样，力图打破强权对于“国”与“世界”的想像分野。对他们，“世界”那个像天下一样大而为公的想像空间，才是无数人心灵的家园，才是人文精神普遍性的根本。

曾几何时，全球化似乎已经从遥远的理论变成了身边现实；走异乡去异地已经从长途跋涉化作了片刻的时差；经济腾飞不仅是面前目标而且也是身后的奇迹；异国风景也不再是

“情调”而是近在咫尺、唾手可得的实在体验。然而，鲁迅真的可以安眠天国吗？

全球化并非世界化，其中未必有那个为所有人保留一席之地的想像空间。地球村并非世界村，其中未必是天下为公、不分贵贱的家园。经济的腾飞，不会天然带来文化与想像力的创造；民族意识的崛起，也未必不会造成“世界人”心灵群落的缩小。与国际接轨的未必代表“国人”；而成为经济大国与强国的同时，在包容度和人文精神上，未必就不再沦为文化意义上的小国、弱国和“外省人”，未必不再会从“世界人”中挤出，抑或，未必不会把其他人乃至一部分自己从“世界人”中挤出。

“世界人·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的主旨，是在资本、技术和信息全球化和中国经济腾飞的今天，于人文领域留住一份广大而多元、非本质主义的家园认同，以及与他人同在的主体意识。这套丛书希望在本土、国族和全球之间的冲突与关联变得日益复杂的今天，为想像“世界人”的多种开放形式、为探索反强权的人文普遍性和特殊性保有一个舞台和空间。我们相信，能否在全球和民族的视野之外探索文化的交叠和区别、发掘文化的施受关系以及文化的地域和高下，这问题仍然如鲁迅所表达的那样重要而紧迫。



第一辑 你来自哪一个“现代”？

录

第一章 “新”与“变”之外：

体系的历史与反体系的历史…………… (3)

第二章 “世界主义”景观与双重帝

国边界上的都市社会…………… (28)

第三章 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与上海

近代印刷文化的社会构成…………… (95)

第四章 什么不算现代：甲午战争前的技术与文化

——以江南制造局为例…………… (118)

第五章 什么不算科学…………… (157)

第二辑 你属于哪个主体？

第六章 中国人与世界人之歧异…………… (207)

第七章 性别表象与民族神话…………… (234)

第八章 《白毛女》演变的启示

——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 (251)

第九章 荒野中弃儿的归属：

读莫言创作…………… (277)

第十章 记忆与遗忘的置换：读张洁 (298)

第十一章 苏童的“家史”
与“历史”写作 (318)

第十二章 中国文学
“现代性”与张爱玲 (339)

第三辑 你要去哪个未来？

第十三章 人，一份尚未完成的试卷 (365)

第十四章 轿车梦酣
——“平等”而“发达”的沥青幻境 (393)

第十五章 后社会主义与全球化的交叠
——与薛毅谈 (419)

第十六章 后社会主义和全球流浪：
笔记数则 (457)

后记 (516)

第一辑

你来自哪一个“现代”？

第一章 “新”与“变”之外： 体系的历史与反体系的历史

“现代”：过去还是未来？

当前，全球化进程正潜移默化地修改着我们的时空体验。表现之一就是，全球化的时代一方面带来了我们在表现空间上的丰富想像力，另一方面则带来了在时间意识上，特别是表现过去现在未来上的匮乏和混乱。首先，空间化的想像、词汇和意象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和变化程度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全球化似乎不存在一个历时性的向前、向未来、向未知的“进程”，而主要是一种共时性的变化、位移、流动。空间意象成为我们描述历史和时代的官方的和公众性语汇。比如“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解体”两个空间意象就足以标志四十年的冷战时期的结束。“开放”，“走向世界”，“引进外资”，“进入WTO”，“开发大西北”等几个有空间性的形象也常用来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的新时期和后新时期。共时性的空间和地点的

意象也成为我们艺术地表达“时代感”和人文经历的想像形式。《北京人在纽约》、《你那边几点》、《香港有个好莱坞》这三个地点交叠的著名影片，从不同角度生动表现了不同场所的中国人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获得的特定的“时代感”。《北京人在纽约》表现了中国大陆人迟来而未醒的美国梦；蔡明亮导演的《你那边几点》挖掘到在西门町摆小摊的台北青年在终于可以让想像跨越物理时空的同时，心理和情感时空里出现的错位脱节，发而为在本地时间和西方时间之间寻找平衡点的象征行为；而陈果的《香港有个荷里活》则以一个大陆妓女的多重生活表现了“地方性”与“全球性”的怪诞衔接——这里，冒牌“上海妹”竟然成了香港“荷里活”，即偏远颓败的自生自灭的地方社会和全球闻名的奇观影城好莱坞之间的衔接点。实际上，用不着多少“时代”敏感就可以看到，全球化带来的空间和地点的奇异错置已经点缀着我们衣食住行日常生活标示系统。要吃的，有麦当劳川菜韩菜山西菜俄罗斯菜。要看的，则有好莱坞日剧韩剧港片。要穿的有“伦敦雾”，要开的有别士车。要住房，则不光上海人有机会重温“东方巴黎”的旧梦，北京也有“温哥华森林大派送”、“威尼斯花园148万起”的欧美豪宅。要消费，城东有布尔乔亚风，城西则有波西米亚店。要教育后代，远则有哈佛伟人的传记，近则有“哈佛女孩”的故事。总之，上述所有关于我们“时代想像”的语汇和意象，生动表述的都是由向哪里“进入”哪里，又由哪里走向哪里，人在空间中的位移、地方和地方的错置。表述之生动之怪异，空间地点跨越幅度之大、之出人意表，都是前所未有的。空间和地点的排列组合，即是全球化时代强加给我们的系统，又是

我们同介入和修改全球化系统的语言。

相比之下，时间性的或历时性的想像力和表达方式，则似乎远没有对空间化的想像那样多而丰富。实际上，我们对历史和未来的想像反而是日渐贫穷。举个最典型的例子，“新”这个从五四时期就有政治文化“进步”色彩的字眼如今已经不再代表“进步”——更好更公平更民主的“未来”。“新”开始代表时尚，一种品牌口味风格的多元化多样化。同样，“未来”也不再代表更新、更进步、更平等、更民主的社会文化，而仅仅代表“发达”，而且是赶超“发达世界”的发达，以及随之而来的危机。如果说全球化时代也有所谓未来的话，那么它往往和历史上的新开端无关。倒计时的使用就是一例。在现在的倒计时中，人们等待的是一个预约目的的实现。而这预约也多半是空间有关——早在 1997 年就有关于香港回归的倒计时。对回归的期盼实际上是对到达一个空间领域、完结一个空间合并的期盼。和庆祝新年的倒计时不同，在后者那里，人们等待的是午夜钟声响过之后，新的一年 的开始。这里，香港回归的倒计时中，人们等待的是一个结束，是一个被过去规定的归还，而不是一个新的开端。迎接 2008 年的奥运会也是一种空间意义大于时间意义的等待。奥运会是“世界”终于聚集到北京的标志，从而也是北京成为世界等级大都市的标志。至于那是否会带来我们理想中的新时代、新开端、新人性的开端，则另当别论，因为我们所谓新的理想根本就是模糊不清的。

实际上，我们的心理时间也显出了衰退的趋势。心理时间在全球化过程中非但没有找到新的开端；反而成了倒计时的。比如，现在距买上房子或付完贷款还有二十年，现在距买车或

付完车的贷款还有五年几个月等等。这即是一种梦想的满足，又像是一种还愿，但是却并不是新开端，并不是我们对“自我”的创新，而对已有梦想的模仿，对“好生活”意识形态欠款的心理偿付。对日常生活这种倒计时想像表述了我们心理视界中“未来”的丧失：我们很难再想像什么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追求的不过是世间已有而自己尚无、他方已有本地尚无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心理状态很像是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终结”说的兑现。他认为，至少在发达世界，历史已经充分发展，不再给人类提供新的可能和想像力，开始出现循环。^①如果说第三世界乃至个人仍然有所谓未来的话，那就是变成发达世界和成功人士的现在。这种将目前的发达世界看做人类发展顶点的看法，与其说是客观的现实存在，不如说昭示了一个人类主体性的危机，那就是，不少人正在失去关于自己和人类之现在与未来的想像力，至少陷入了对时间和未来的想像力匮乏。

伴随对未来想像力的匮乏而来，我们在判断自己目前的历史位置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我们似乎同时处于现代、后现代和前现代。一方面，从一些人的角度看，我们似乎仍然处在“前现代”的社会。全球化越是加速到来，我们越是一再面临着全球现代性（global modernity）的挑战。在某种意义上，“现代”还是在我们未来的某一点上，因为我们似乎还没有到达“发达”阶段，还在“发达的过程中”，还在“走进”现代，甚至在很多地方还是“落后”的。顺着这根标杆推论下去，我们甚至从来就没有“现代”过。我们的前人从二十世纪初就已经把发达世界当成未来，但是这个未来“发达”的部分

或理想的部分至今仍然没有变成我们的现在，至少没有完全变成现在（倒是其弊端被——拾进门来）。而另一方面，从另一个些人的角度看，“新”这个现代的核心概念已经开始沦为时尚概念，它已经不再意味着政治改革、社会和文化的“革命”，所以，“全球化”这样一个“新”时代又是和一堆“后”联系在一起的：后冷战、后革命、后社会主义、后“新时期”，以及后殖民主义、后工业社会，一句话，“后现代”。^②本来从后冷战和后社会主义的历史出发，人们原可以期望在没完没了的政治化的运动和冷战时期结束之后，原本被压抑的对于自由平等的“未来”希望和想像应该得到充分的释放。然而事实却不尽如此。在某种意义上，“新时期”向“后新时期”的悄悄转换成了对于进步的未来的一场出卖。^③这里我所说的“新时期”和“后新时期”指的主要是文化氛围和心态的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以后至今的转换。从文化和心态上来看，“新时期”或八十年代曾经是一个充满激情梦想改革的希望和反省精神的时代。“新时期”梦想尽管有许多煽情之处，但总体上仍然充满了关于好社会，关于公平、自由、富足、民主、历史进步、解放人类潜能的追寻和讨论。但曾几何时，那些八十年代末还曾经激励着许多大学生、知识分子和普通人对于“新时期”和未来的梦想，默默地让位给了如今人们对于物质生活和“小康之家”的欲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确已经在“现代”之后、“革命”之后、政治和文化变革之“后”了。这里，“革命”和五四文化所呼唤的那个民主自由道德的“现代”被死死囚禁在十九世纪到冷战之前、文化大革命结束的那个时段。

全球化所强化的这种既“后现代”又“前现代”的尴尬处